

明慧週刊

来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明慧法会特刊

(六)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十五日

“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理性》）
“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大法坚不可摧》）

安全访问明慧网

请用国外邮箱给 eo@aatt.co 发一封标题为 12345 的电子邮件，可获得最新破网软件，直接上明慧网。

明慧周刊面向广大同修，欢迎提供建议或反馈！

明慧法会	1
电话讲真相体会	1
我以大法弟子为荣	10
为家长师生讲真相	14
心中想着师父要的	21
无私无我 才能不负使命	28
在警察丈夫身边也能讲真相	33

明慧法会

特刊 | 第八届大陆网上法会稿件（六）

电话讲真相体会

——众生盼得救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晓意

我把自己近一段时间以来用手机讲真相的一些体会和做法向师父、向同修们汇报一下，若有不合法之处，请大家帮助和指正。

我悟到当今手机通讯的飞速发展与普及是为我们救度众生提供的一个方便。手机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面积传播真相信息，并且可以打破空间的距离、打破人中划分的等级、部门、年龄的界线，正好弥补了其它讲真相方式中的不足。大法弟子每发出的一条短信都能起到清除邪恶、救度众生的巨大威力。

抱着纯净心态做

我用手机讲真相快三年了。起初因为没有太用心去做，怕过滤，往往在短信里面要夹杂一些个符号，再加上遇到封卡呀等等问题，效果不理想，所以没有扎扎实实的坚持做下来。最近几个月来，自己无论是在心性上、还是在做法上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和飞跃，觉的可以和同修切磋一下了。

师父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波士顿法会讲法〉）那么我们无论做什么救度众生的项目都要把握住一个关键——自己是不是抱着纯净心态去做的，如果当中掺杂了为私为我的心，就要赶紧把它去掉，否则就很难做好救度众生的工作，弄不好还会带来麻烦。

在做这件事情伊始，安全问题就成了我的一个阻碍。从常人这边的技术要求上来看，什么手机定位啊、什么监听啊、发短信时间的长短啊、不能在家里做啊等等，这限制、那注意，心里老是处于一种不稳的状态，达不到很好的救人效果。后来我悟到大法弟子不能老是把自己摆在一个被迫害的位置，一做证实法、救众生的事就和迫害联系在一起，这个观念是我们当前的一个重大障碍，一定要扭转过来。我们是来助师正法的，是未来将要主掌

院），我很平静的说：“行，大姨，住就住了。从今以后咱们一起好好学法，修正自己，就都好了。”老同修高兴又感动的说：“没想到你还能来找我学大法！”

这次我告诉自己，我就是来学法来了，改变人的是法，大法能破除一切执着，我和同修都修在其中。

以上我的一点体会，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在正法修炼中走到今天，自己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修去“私”，“自私”导致遇事看别人、不修自己，或者证实自己、不证实法，包括妒嫉心，都是这个“私”的根派生出来的。过去，因为“私”太严重，救人时才顾虑的多，同修间遇到矛盾时才向外看。以后我要学好法，时时修自己，精進多救人。

这些年当中，我接触的那么多同修对我的帮助都很大。谢谢师父的慈悲安排！

合十。

易。这么一想，心就坦然了，还告诉甲好好记笔记。

结果教完技术后，技术同修并没有马上走，我按照甲的笔记在电脑上操作一遍，不会的地方技术同修也帮助我们都学会了。

帮同修与修自己

我周围有几个老年同修，被病业假相干扰，学法有困难，我就和他们成立学法小组（分成两个小组。我自己另有学法小组），我从周一到周五共与他们学习四天，其余一天做资料、送资料。其中一个老同修，学完法就讲她那些事，都是常人心。有一天，我告诉她发正念，清除干扰，她把发正念的话背来背去也记不住，半个小时过去了，最后她不但没背下来，还说成完全相反的意思了。

我想着自己天天顶着烈日走到这（没有直接到达的车），陪你学法，你还总是这样，终于忍不住了，说：“大姨，你看，我也就这样了，发正念就这么两句话，半个点了，也没把你教会。这么长时间了，你的病业干扰也过不去，你上你孩子（同修）家去吧，我修的不好，也许那里别的同修正念强能帮你。”从那以后我就不去学习了，老同修也真的去孩子家了。

过了一段时间，学法找自己，觉的自己做的不对，还是自私，其实心里总想和修的好的同修在一起，认为老同修有的法也读不了，跟他们学习就是纯粹的付出了，自己也没啥提高的（其实遇到这些正是提高的好机会），基点还是想着自己的提高；另外还找到一个心，总想证实自己，认为我在帮同修、想求得一个好的效果，结果越执着越适得其反。

我找到了执着，决定还和老同修一起学法。得知老同修从孩子家回来了，没什么改观，但我现在不求这些了。当我敲开老同修的家门，她吃惊的说：“你怎么来了？”我说：“上次我错了，不应该撵你走，从今以后咱们一起学法吧。”老同修表现出一丝喜悦，但马上说：“我又住院了。”（以往身体一难受就住

天地的佛道神，只要我们正念正行，就有大法保护我们，就有正神加持我们。当然注意安全也是应该的，但是我们不能完全陷在常人的思维方式之中。

师父讲：“邪恶是无孔不入的，你们一念一行邪恶都在虎视眈眈。”（《各地讲法四》〈二零零四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其实做资料、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方式，也都可能招来迫害，而实际起作用的是背后的邪恶。因为它不是人对人的迫害，也不是人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所以要从根本上否定邪恶迫害，就只有静心学法，修好自己，去掉执着。努力使自己达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新宇宙的标准，安全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即使这样，因为我们还在修炼中，还有我们意识不到的执著，还有剩下的业力需要消掉，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与旧势力签过什么约等等因素，有可能还会遇到魔难。只要我们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正念正行，坦然面对，就没有闯不过去的关和难。

在手机讲真相的具体操作上我是这样做的，比如我发出短信的过程中，常常会有人打电话进来，接不接呢？接吧，怕不安全。不接吧，又错过了救人的机会。后来我想到打电话来的人肯定是与我有缘，不能因为自己的私心使对方失去得救的机会，我决定开始接听电话。

在初期接电话时心里不稳，劝退的效果就不好。以前都在户外做，有时还怕旁边的人听见，就把声音压低，同样效果不理想。后来随着我在法上的认识提高，正念越来越强、心态越来越稳的时候，干脆对打来的电话个个接听，来者不拒。直接讲真相、劝三退。这个局面打开之后，成效显著，往往十个电话就能劝退六、七个，而且对方还非常的感激，有时说的话和回过来的短信让我都很感动。比如有人说：我坚决支持你！”“你做的事很有意义，有需要帮助的随时和我联系”。还有人说：“我可以把你发来的短信转发给别人吗？”等等。我当然要鼓励他，因为

这是做最大的好事，将来会有大福报的。在我抱着慈悲善念去做的时候，劝退的比例就越来越大。

我配备了两部手机，一个用于群发，一个用于专门回复对方的反馈，这个手机短信的字数可达几百，并且还可以发彩信，能够更详细的讲清真相，两部手机缺一不可。我差不多是每天发短信可以用一张手机卡，一口气发三小时左右，也就是发一千五百至二千条短信，号码的疏密不同所需的时间不等。待到移动提示只剩几元钱时，我就会停发，将卡留待三~五天，因为这期间还会收到要求三退的短信。我为什么要一次性把卡上的钱基本上用完呢？一个是这样三退的效果显著，再一个是发过短信的卡如果隔段时间再发会不顺畅，而且还会出现部份文字丢失的现象，有时还会出现一种假相，你试的时候能发出去，钱也会扣，可是就是收不到反馈，不知是不是移动备了案做了什么手脚。特别要注意的是，移动卡要是给你发来一串看不懂的英文符号时就要警惕了。这是我的一点经验，给同修提供一个参考。

在短信内容的编辑上，因为大法真相的内容容易过滤，且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样的句子不能改动，添加符号也不严肃，这类短信我都是用彩信发的。那么三退的内容我可随意变化，只要对方看的懂，能够有效的突破邪恶的封锁就行，实践证明也确实有效。我编写的短信内容大同小异，只要能发出去，不用担心对方看不懂，现在的中国人真的聪明的了不得。就在我写稿的时候，有好几通电话来，我没有理会，心想不能受到干扰。有通电话铃声好不容易停了，结果又响起来了，我想我是不是太自私了，还有比众生得救更重要的事吗？于是我拿起电话，是上海一个成年男性打来的，我问他看明白了没有，他说看明白了，就是拿不准“共共少”指什么？（这是唯一问此问题的人）我讲给他听了。他又问：是不是我坏事干多了，你给我发这样的短信？我说：不是，是共产党坏事干多了老天爷要清算它，现在

么！”不但问题没帮同修解决，还把同修气够呛。有时同修心胸宽广，说：“她的心是好的，想让我提高，虽然语气……”我一听更生气了，想“自己都那样了，还挑别人的语气”，过后也知道自已魔性大，想改，到时又犯了。

看《明慧周刊》上的同修交流，对我触动很大，同修说每次都能看到对方优点，每次都被大法弟子的闪光点感动。我以后也学着这样做，忍住了一些，但有时嘴上没说，心里还是愤愤不平。

一天看到师父讲：“我当初度你们的时候，有很多人还在骂着我，在听课的时候就有骂着我听课的。我不在意，我就要把你度成。”（《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我被师父洪大的慈悲震撼，同是师父的弟子，我有什么资格对同修那么苛刻、专看人家缺点，同时想起了同修的种种优点（这回是发自内心的，以前是强为），更理解同修了，同修曝光自己的问题是想修正自己，是我们共同升华的机会，而我斥责同修，对别人、对自己起的什么作用呢？

以后我和同修说话的语气变了，真心帮同修想办法，鼓励同修一定能过去这个关难。感到自己的魔性去了很多，这也是个反反复复的修心的过程。

比如有一次，本地同修学技术，地点在我家，来的同修自带电脑，技术老师（同修）用我的电脑示范，结果同修甲一下就坐到技术老师旁边了，本来我想坐那。到别的房间学技术时，用我家的台式电脑，甲又坐到技术老师旁边了，总是比我快。结果我一下也没摸到电脑。心里就不平了，想：这么多人到我家学，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一下也不让我弄！转念一想，不对，学电脑为了什么？为了给别的同修减轻负担，都是为了整体，同修甲是郊区农村来的，那里的同修都需要甲学会了之后帮助教技术，我在市里有方便条件学习，让甲好好学吧，这么远来一次不容

流离在外、失去了工作；他们追随迫害，升官发财。我想：大法弟子追求的是什么？是那些常人的东西吗？大法弟子的责任只有救人。我发一念：不要这个自卑，破除这些影响救人的观念。既然我在这，就和这一方众生有缘。师父啊，以后不管是谁，只要有缘的众生、给我安排、让我遇到，我一定用善心救他。

观念一转，环境也不一样了，以前警察们遇见我不理我，现在老远就打招呼：“你回来啦，这些年你受了多少苦啊。炼就炼吧，注意保护自己安全哪。”能看到，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关心。有的主动把家里遇到的麻烦事和我说（以往他们有什么不好事都瞒着，对邻居、同事都瞒着），我告诉他们法轮功真相，如果家人参与迫害的，告诉他那么做对自己和家人的危害，一个负责在劳教所放广播的警察说：“是，再也不能干那事儿（指帮助迫害法轮功）了。”

有一次我陪丈夫去一个后勤部门办事，想起小时候有个同学在这里工作，已经好多年没见了，就想要是能和他讲真相就好了。没想到办完事走的时候，他就从楼梯上下来了。他已经当了这里的领导，平时找还找不到呢。他说：“你怎么这么年轻呢？”他的同事也对他说：“看人家多年轻，你象个小老头。”我说：“那还用问吗？我学法轮功啊。”我告诉他法轮功真相，邪党的迫害真相，他听进去了，很高兴的要请我吃饭。因我当天没空，他就留了电话，说同学要聚会了，让我到时候一定去。我想，到时候进一步告诉更多人真相。

二、同修之间 由自私到宽容

在修炼中，我发现自己魔性大、自私、缺少慈悲心，这样的心不但影响讲真相，也影响同修之间的配合和整体提高。

比如在学法小组里，听到同修讲遇到了难关，我心里就不耐烦，说同修的时候，开始两句还忍得住，往后就越说越来气：“这么点儿事还过不去，法里早就讲了，你这个心不去还修什

都在三退保平安。三退呢就是把自己以前入党入团入队时发的誓作废，如果不退出来的话，那它干的那些坏事就有咱们的一份，到清算它的时候咱们就要跟着遭殃，那不是很冤枉吗？他说：哦，那你还跟很多人发呀？我说：对呀！他说：我没入过呀！我说：你小时候没戴过红领巾吗？他说：我都是拿在手上的。我说：那也不行，也得退！我给你取个“天意”的名字退出来吧，就是顺天意保平安的意思。他说：好！谢谢！这个过程写起来象很长，其实就一～二分钟的事，一个生命有救了。

再回到短信上，通常一张卡发完会收到三十条左右的回信，当然各种态度的都有。如果是表示同意退的，我会给他取个名字发过去，并对他表示祝贺，还配有一张吉祥的图片。收到这样短信的人，有的还会回“谢谢”、“好人一生平安”、“心想事成”等一些感激的话，每张卡都有几个甚至十几个表示要退的。对其它的短信内容，比如问你是谁、骂人的、坚决支持的、恐吓威胁的等各种类型的回信，我会把准备好的更详细讲真相的内容再发几条，有时间再根据不同的人的心结与之短信交流，劝退效果也不错。通过交流好多人都想与我交朋友，称我：好兄弟、大哥什么的，还留下自己的姓名；有时好多天后还收到这样的短信：“我是平安（我给他起的化名），我好烦。怎么还不开机啊？”还有问：“如果是你要想考出好成绩，你该怎么做呢？”还有说：“我二十几岁，怎么一直都不顺呢？”等等，有些问题我会给他们一些建议，但都需要时间，所以有的我就没有理会了。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他们，毕竟他们把我当朋友看待很信任我才问的。

众生急盼得救

在打电话讲真相的过程中自己感触比较深的就是要破除固有的观念。以前我发短信是以本地区为主。回复短信的人很多、表示退的人也不少。有一次我随意看到一个号就发过去了，这时有

电话打进来，我一看才知道这是上海的号，没费多大事就给退了。不经意间就破除了“上海地区很邪恶，那里的人难得救”的观念，从此以后我又打开了一个局面，一直坚持往上海发，效果特好。有些甚至自己认为完全不可能退的人也退了，这样的例子不少。

举个典型的：一次在看收到的短信时，有两个骂下流话的，我当然不会动心。我还是象对待其他人一样，发了另一条短信，结果这两个人马上又回了一条骂人的话，紧接着电话铃响了，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党员。我很平和的跟他讲真相，没想到非常容易的就劝退了。电话还没放下，另一个骂人的又打来电话，我还是很祥和的跟他讲，他说他不信这些就挂了。过了大概二个多小时，我把电池一安上就收到一条短信，是那个骂人的发来的，他说：“我不相信共产党，我也不信神，我是个重现实的人。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骂你。”我一看倒有点感动，回答说：“我刚才手机没电了，现在才看到你的回信，我觉得你还是很善良的，你之所以不相信神，是因为中国人从小就受马列无神论的教育，只相信眼睛看到的。你想一想，在电波没有发现之前，谁会相信它存在呢？看不见、摸不着的，是不是？所以我劝你、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善良的人一定会有好报，相信这一点，也请你放心，生活一切照旧，只是当大灾难来的时候会得到上天的照应。如果你同意我的建议，就跟共产党划清界限，退出来就行了。”他说：“好，就相信你一回。”我说：“我真的太高兴了，我给你取个‘潇洒’的名字退出来吧。祝你平安快乐！”他说：“好，你也一样。请问你是什么学历？”我说：“学历不重要，关键是做人要真诚、善良、多为别人着想。因为坏人什么学历的都有。”他说：“说得太好了，再见！”

实践中我深深感受到救人不能看人的表面，不管他是警察也好、特务也好，不能以貌取人，任何观念都是障碍！不管他做什

是早点知道消息，咱俩去看看他，你帮他退党，让他念念‘大法好’，兴许能好呢。”

其实人生命本性的一面都明白，无论表面他是干什么工作的，都知道大法是生命得救的唯一希望。当我们修的越来越符合大法，众生就越来越能认识大法的美好。

去掉自卑仇恨心 把真相告诉更多警察

我从小到大都生活在一个司法系统的社会小圈子里，周围的人都在监狱、劳教所工作，这个环境的人自私、势利、妒嫉心强、魔性大。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这里成了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我小时候的学校教师，成了黑窝里的迫害头子。在这个环境中长大，自身带有很多自私、不善的习性。后来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才对照出自己的诸多不正。

反迫害后，我上访说真话，几次被绑架，遭到灌食等残酷迫害。回到家，也知道要和周围的警察讲真相，可是一想到他们迫害大法弟子，心里就产生了恨，想让他们遭恶报。后来我硬着头皮去讲，对方态度也不好，还说：“你要说别的就说几句，那个就别讲了，不信那个！”我心里不是滋味，想：“反正我讲了，到时遭报了别后悔，爱听不听，听了你还捡便宜了呢！”

回家学法，看到师父说：“我刚才讲世间上的人和大法弟子来相比啊，目前大法弟子的人数是很少的，你们却承担了那样大的历史使命。任何一个地区的大法弟子啊，基本上你们就是那个地区众生得救的希望了，而且是唯一的希望。那里的众生啊，要听到你们的福音，要听到你们在讲清真相中使他们认识到大法是什么，所以大法弟子的责任就很重大。”（《二零零四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

我想：既然生长在那个环境中，也许就是当初我自己的选择，我就是要救那里的人。也向内找，为什么心里抵触、不愿见到他们、不想和他们讲？发现是自卑心。这些年被迫害，我曾经

前的众生都不救了，这是大法弟子吗？我发现阻挡自身救人的因素，一个是情，一个是私，一个是怕。

一次，我和丈夫一上车，我就发正念：清除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因素！又对丈夫发正念：你和我是夫妻，你也是为这个法来的，我救人你不要干扰，对你也是一份功德，你明白的一面，肯定愿意我这么做。

接着我开始讲，最后司机“三退”了。我下车后看看丈夫，他象没事儿似的，说：“走啊！”原来都是自己的顾虑心在起作用，我的心去了，环境也变了。

从此每次和丈夫在一起时，我都讲真相。但有时心不稳，但是状态最差的时候，我也不想放弃面前的世人。比如有一次，看那司机有点恶，不爱和我说话，就在车上问好了他入过什么组织。到地方了，丈夫下车，因为钱在我这儿，我把车门打开一半，边付钱边对司机小伙子说：“大姐有句知心话跟你说，你我萍水相逢，只为了你好。”说着递上真相光盘，说：“有空看看，了解了解真相，记住法轮大法好，别相信电视演的自焚，那是共产党造的假，共产党坏事干多了，现在都知道天灭中共，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为了你平安。”司机点头接受了，也收下了光盘，开车走了。

我回头一看，丈夫在一旁乐了，说：“咋的，还不好意思呀，刚才在车上就讲呗！”我说：“在车上对这个人拿不准，没看我开一半儿车门说的吗？”他说：“就这点儿能耐呀，不是正念挺强的吗？”听了这话，我找自己，还是有怕心、思想承认了邪恶。我做的是全宇宙最正的事，以后就堂堂正正的。

以前丈夫对真相不太认同，随着我学法、向内找、越来越纯净，他也完全变了。有一天，他们单位的一个年轻同事（警察）有病去世了，去世之后单位才告诉他们，因为在那种单位里，谁家有不好的事、病危了都瞒着，怕被人笑话。丈夫回家说：“要

么工作的，首先他是一个生命，我们应该尽可能救度一切可救度的众生。即使有些看上去很恶的人，我都会发短信去，消去他恶的一面，启发他的善心，当然极坏的、不可救要的人也有，那只是个别的。我接触的人绝大多数都转变了态度，有的人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最后很高兴的三退了。有部份人虽然没有退，但也为他以后得救奠定了基础。

有些人做了三退之后夸我很有才，因为他们觉的不可思议！“怎么会被你说动心的呢？”（其实我属于不善言辞的人）他们不知道这是大法的智慧，是慈悲的力量所起的作用。

做这件事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体会，就是众生都在急切的盼着得救。尤其是在突破自我的障碍开始接听打来的电话后，这种感觉尤为明显。有个人打来电话，我还没怎么跟他讲真相，他就同意退了，我给他取的名字叫“苍松”（我准备了很多起好的化名）。后来他发来短信说：“我一直很郁闷，突然收到你的短信，一下子轻松了，你以后多给我发这样的短信。落款：苍松。”

还有几次我刚开机，电话就来了，我心里想：难道是公安？怎么这么巧呢？结果我接了电话后，全部都是来三退的。我还收到这样一条短信：“怎么没给我发呢？”我估计是他看到他朋友的短信了，于是我给他发了一条，他很高兴，马上回了“好！”。还有一个女孩（估计是个女孩），我头天发的短信，她不退，但一直和我保持联系，晚上问我在忙什么？起床后还向我问早。我不气馁，继续给她发短信讲真相，虽然花了一点时间，最后成功的劝她退出了团、队组织。

因为我是按号段发短信，一个不漏的接着发，我也悟到无论是回短信的人还是打来电话的人，肯定是有缘的。所以凡是有反馈的，我隔段时间还会给他们发大法真相的彩信，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有时我就在想，真有点象师父讲的那样在收救我们

的众生吧。

用手机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也有过遗憾。每次发出几百条短信，只有几十条短信回复过来，大部份人处于一种麻木状态。我分析了一下，在不愿退的人中，受邪党毒害很深对法轮功有偏见的人是最难救的；再一类就是完全被邪党洗了脑的人；还有就是宗教界人士等等。对这些人往往要花不少时间去跟他们讲真相，“艰难”的劝退。有一次上海一中年男士打来电话，我给他讲大法的真相足足有二十多分钟，他说：我再给你几分钟，如果你能说服我我就退。遗憾的是我还是没能做到，其实他是很想退的。还有些人是很有希望被劝退的，可是我没有太多的时间用短信与他们交流。如果我能再突破一点直接打去电话劝退，我想会有更多的人得救。

修炼的过程

记得两年前我参加了本地一个用手机讲真相的交流会，就看到有两个同修互相配合，直接用手机打长途电话劝退，每天下午打两个小时，晚上打两个小时，效果很好，当时已经坚持了半年了。他们没有什么这个、那个的顾虑。一张卡也就一、两天就用完了；还有一个老年学法小组，每天学完法后就开始打电话劝退，经过一段时间他们说收获太大了，怕心去掉了，积累了讲真相的经验，再出去面对面的讲就很容易了。

我想师父已经把路给我们铺好了，就只等着我们去做，等着我们从人中走出来。就象神韵卖票一样，做不好的话，主要是由于我们人心的障碍，使得一些生命错失良机。师父在几年前就讲过现在的邪恶少之又少了，我认为之所以能在某些地区表现的很猖獗，主要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就象我对修炼的严肃性还是认识不足，表现上三件事也在做，可还是有点水水汤汤的，学法、炼功、发正念心也不静，执着心一大堆长期没修去，保护自己的心还是大于救人的心等等，这都是邪恶能够存在的原因之一吧。

下自我，荡尽污浊，消除间隔，形成强大的整体，我们才能完成那久远的洪誓大愿！

不对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警察丈夫身边也能讲真相

—— 修自己 救人的路越走越宽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师父好！

同修好！

以前我从来不想参与法会写稿，认为自己修的不好。后来学法小组交流，我认识到写交流是证实大法，师父慈悲度我们这么长时间了，能没有体会吗？所以我虽然以前没写过，这次也要交流出自己的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切磋。

一、修心与救人

讲真相不存在会讲、不会讲，只要在学法上、修自己上下功夫，世人就容易接受真相，救人的路就越走越宽。

去掉顾虑心 在警察丈夫身边也能讲真相

我发过愿：不落下一个有缘人，师父把人安排到我身边，我要珍惜师尊的慈悲，珍惜众生。可是我有一个障碍：和丈夫（警察）在一起时，就不想讲。我和丈夫经常一起坐出租车，第一次和他坐车，没和司机讲，怕丈夫不高兴。后来想，不行，得讲，下次坐车时讲了，自己心里不坦然，司机也没同意“三退”。下车后，丈夫生气的说：“愿意讲你自己打车讲，我在这你别讲！到时候车门一锁，拉派出所去，都牵连进去了！”以后有两次和他一起坐车我没讲真相，想：“我家仨口人，就靠他挣钱，把他牵扯上了，谁供孩子念书啊？”

回家学法，觉的自己不对：大法弟子是救人的，一切都是大法管。我为了私、为了钱、为了怕自己的丈夫不高兴，对来到眼

提高有利，我就默默的去。于是组织同修在一起学法交流。我们都认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我们都开始放下自我，从狭隘的个人修炼提高到正法修炼，从不想承担到每个人都主动去做证实法的事，为了救更多的人，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应不等不靠，大道无形。很多人都买电脑，上网；买打印机，印资料；买手机，发彩信，还去找回昔日同修，面对面讲真相，使用真相币讲真相，真相币在我们这到处都是。

我和同修们一起默默的帮助同修建立更多的证实法的项目，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虽然付出很多，但我觉的一个人做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做好。虽然我们不是协调人，但我们不能只想着自己如何做好，更应无私的想到更多的同修，尤其那些长期封闭、不懂技术的同修和农村同修，很需要在法理与技术方面的提高和帮助。有很多尤其农村的同修来找我帮忙解决技术和其它问题，有时我刚刚送走一个同修，另一个就接踵而至，这花去了我的很多时间和精力。看到同修一个个都能开始发挥大法粒子的作用，我想到了师父要求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在这过程中我最深的体会是：当我们要做救人的一个项目时，只要基点摆正，我们的心性和正念到了，师父早已在另外空间为我们铺垫好了一切，在做大法的工作中，只要做的正，符合法，就会出现许多神奇，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

在这过程中，有过不理解和分歧，放下自我，不排斥不同意见的同修，修好自己是最重要的，我的许多人心如证实自我、嫉妒心、不平衡的心，党文化等曾经阻碍了我与同修之间的配合，影响了形成整体，对证实法带来干扰。我现在认识到修炼何等的严肃，必须彻底修好自己，多看同修的闪光点、多看自己的不足，只有在最纯净的心态下才能收到最好的救人效果。也只有不带人心才是大法弟子在证实法。

学习师父的最新讲法，我更加感到责任的重大。我们必须放

那么实践中我悟到，用手机讲真相的过程就是一个修炼过程。开始接听电话的时候，我都尽量避免说“共产党”之类的敏感词，思想中还是有怕录音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不行，自己都不能堂堂正正的怎么能救了人呢？当放下更多自我一心为众生着想的时候，我接电话就很坦然，每句话都说的很清楚、很慢、很有力，没有杂念，心里就是想着救人，我想在另外空间看可能这时口里吐出的是利剑、是莲花吧，这种正念之场连对方都能感受的到，所以救人的效果很好。

我现在已经是不错过任何一个打来的电话，每天都是怀着一种喜悦的心情在救度着众生。接听对方打来的电话还有一个好处，因为我先发过短信了，大概的内容对方已基本明白，所以可以直奔主题，不用再找什么切入点了，一、两分钟就可劝退一个，特别适合象我这种不善言辞的人做。通过不断的魔炼，明显的感到自己怕的物质在减少，心性在做好三件事中不断提高。

有一次在接一位年轻女士打来的电话时，突然一阵无形的恐惧袭来，搞的我声音颤抖，手脚发软。她虽然口气不是太好也没有威胁我啊！咋回事呢？以前接到公安局打来的电话我也没动过心。这次到底是什么触动了那个怕的物质呢？我想不管是什么原因，你冒出来了我就把你抓住彻底清除，也许到了该去掉你的时候了吧，于是心里很快就稳定下来了，一点没有影响到我救度众生的事。

比起海外大法弟子用电话讲真相每天劝退几十人，我做的还很不够，离大法的要求还差的太远。但是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一点体会给那些还没走出来的同修一点启发、一点自信，也走出一条适合自己证实法的路。

我以前虽然也做资料、发资料什么的，但是我直接劝退的人很少，都是亲朋好友、或者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情况下劝的，多少天都难得劝退一个人。我统计了一下（因为我现在每个回复的短

信、打来的电话、哪些三退了都有记录，甚至每张卡都编了号），不到三个月，仅通过手机讲真相就劝退了四百多人，虽然比那些做的好的同修劝退人数的零头都不够，但对我自己来讲也算是个突破吧！

当然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刚刚写完这篇稿子，就遇到严重的封卡现象。连续几张新卡被封，同修也有类似的情况。表面原因是某个所谓的敏感日要到了，邪党加强了安保措施，其实是针对大法弟子讲真相来的。但是我深深相信，“邪魔永远也不会高出道的。”（《转法轮》）它们既然能封，我们也一定能破，这也是相生相克的理决定的，而且法已定了邪恶的任何举措都将失败告终。

这几天我摸索了一下，它还是通过过滤封卡，有些短信开始可以发，但发到一定的数量后就被过滤，而且一经过滤，此卡就被封死，当然彩信和语音是封不住的。所以编辑短信内容就是很关键的了，这次我编辑了一条表面上完全不涉及三退的短信“我们整天忙于生计，不曾意识到我们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古今中外的预言都惊人一致的说到了这几年要发生大事，想知道如何安然度过这个时期吗？”发的非常顺利，目地只是引起对方的兴趣，结果有五十多个回信，然后我再把真相彩信发几条，也劝退了几个人。过程中虽然增加了许多麻烦，邪恶给我们设了许多的难关，但凭着大法弟子的智慧，再加上神助，就能如意的运用手机讲真相救众生，这也是建立威德的好机会。我们只要用心去做，就能完成好我们的历史使命。

助师正法是我们到世上来的大愿，我要与所有真修弟子一起共同精進，多救众生，做到无愧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伟大称号。

我以大法弟子为荣

文 / 辽宁大法弟子 心正

一次去一个非常邪恶的监狱营救同修，我们在法理上认清了我们是救度包括那里的所有警察和众生来的，我们没有“恶人”的概念，一路上和所有有缘的众生讲真相，包括警察。他们对我们非常尊敬，最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同修被营救回来。

还有一次我和另两位同修去一偏远农村发真相材料，路远又不好走，而且农村几乎家家养狗，我和同修发正念：清除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我的心没有静下来，我停下来找自己，为什么静不下来呢、为什么要清除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邪恶，我们做的是宇宙中最神圣的事，是圆容师父所要的，谁能干扰的了？真正被迫害的是世人而不是大法弟子，于是我们一起发出强大正念，清除所到之处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我们一下就定下来，那天谁家的狗都没叫，伴着万里祥云，我们怀着巨大的慈悲把真相材料送到千家万户，并发出慈悲的善念：让世人珍惜这难得的救度机缘。

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你们是从最艰难的迫害中走过来的，神都羡慕，你们却不知道珍惜，再回头想找那个过程都没有了，到了最后的最后了。”别说到了正法结束的时候，就是现在，当弟子明白了法理，我现在都深感汗颜与无比的遗憾：因为私，我失去了多少救度苍生的机会，那时机就象神韵现场的空位失去了就永远找不到那些生命得救的机会。新宇宙的觉者要达到正法的要求：在成住坏灭的最后阶段挽救众生，洗去旧宇宙为私为我的特性，达到无私无我的正觉。无量的众生的命就在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身上悬着，我们做的好与坏真是千钧一发、万钧一发啊！

当从法理上认识到救度众生的责任和使命后，我不再患得患失，心中升起了无限的慈悲，修去私心后取而代之的是坦荡祥宁，认识到责任重大后才严肃而紧迫，我要把最好的拿出来圆容师父所要的，只要对救度更多众生有利，我就去做，只要对整体

能高抬贵手，让不精进的弟子有个好未来。旧宇宙生命那种自私、自保，自己安排正法的路的观念在我生命的深处存留，稍不注意就被它干扰。所以我做三件事不是以大法的需要去做，而是从人心出发等靠要：不敢上网、不敢做资料，不敢做这、不敢做那，这哪是助师正法。

“我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讲出了一个很大的理。其实呢，这个宇宙啊，众生知不知道我是谁是无要紧要的。但是，有一点要清楚，就是，我在正法，不管我是谁，我在正法。我曾经对旧的势力讲过，你可以不知道我是谁，你可以不相信我是谁，都不是你们犯罪。可是哪，我要去哪儿，用你们的概念讲我也是修炼，那么我将成就什么，你们是知道的。反过来看你们所干的，你们是不是犯罪啊？再有哪，在更高层次上来讲，要成就什么，这个概念也没有，那就是宇宙的选择。我今天在正法中所做的一切，我所要的一切，说白了就是未来宇宙的选择，就是未来宇宙的需要。（鼓掌）作为旧宇宙的生命，包括一切生命因素，在正法这件事情上、在我的选择中，所有的生命都来按照我所选择的来圆容它，把你们最好的办法拿出来，不是为改动我要的，而是按照我说的去圆容它，这就是宇宙中生命最大的善念。（鼓掌）可是旧势力不是这样干的，它们是把它们的选择作为根本的，而把我所做的一切作为为它们所要的一切圆容，整个反过来了。我不想给它们定太大的罪，此时我不想说出什么罪名来。但那是绝对错的，绝对不能够那样的。”（《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从师尊的讲法中我悟到：当我们把证实大法放在第一位，圆容师父所要的放在第一位，就符合正法对我们的要求，当然那无私的壮举会得到师父和众神的保护，就会顺利无干扰；而我们为了完成任务、或为了建立威德出于为私为我的目地，当然就符合了旧势力的想法，它就有理由干扰破坏。

尊敬的慈悲伟大的师父好！

同修好！

我是一九九六年得法的，身心受益。不论遇到什么魔难，我几乎没停止一天学法，炼功。历经各种魔难，在最危难的时刻，师父用各种办法使我转危为安，师父只要弟子对师对法那颗坚定的心。我真的感到：“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洪吟二》〈师徒恩〉）。只要大法弟子有正念，在法上，邪恶真的动不了我们。真是佛恩浩荡啊！

如：在十年前的一天，从早上十点与政法委的恶人接触到晚上六点多我回来，八个多小时我一刻也没停止发正念，讲真相，他们两个，一个处长，一个科长对我一个人，要不是师父加持我根本应付不了。他们还说大姐真有水平，当让我看见捕票是我的名字后，当面撕碎。我根本没有那个水平，出来后我想今天我怎么会这么会说呀，我的眼泪出来了，是师父帮我，我根本没有那个水平。

第二次，市政法委直接下名额要送我去市洗脑班。厂领导想保我，让我交几本书，写个保证，不炼了就行。我不配合他们，我想交一个字也是出卖佛，最后这天把我用车带走，我以为直接送洗脑班，后来车到厂里了，厂长说再问一遍还炼不，我平静的说，炼！他叫人打电话，一会警车鸣笛来了，我对他们说，我看谁敢让我进去，我进去肯定绝食抗议，我修“真、善、忍”没有错。因为当时我刚学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等经文，我真的感到师父帮我，学宪法正念出来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是我无怨无悔的选择，到哪都是讲真相一样修，所以我的心特别平静。他们到另一个屋去研究，回来后告诉我，提前八个月退休，工资奖金一分不少，全场人都惊呆了，回家后丈夫说，法轮功都成了厂里的祖宗了，别人一天不上

班都扣钱，你八个月在家呆着还有奖金。真的是按师父的要求去做，真的神奇，谁也动不了。

我们厂是六七千人的大厂，看到厂长也是望而生畏的，但为了讲真相，我硬着头皮，挺身而出，带着大法真相资料到厂长家、书记家，讲大法真相，他们不坚持“不写保证不解除处分”的决定了。换届后，新书记找我谈话，我讲法轮大法是怎么回事，我如何受益，他很认同，以后厂电视从不提法轮功的事。他调走后，我又带真相资料到代理书记家讲真相。在隔离审查处分的日子里，我见到谁都讲真相。同事说再讲处分不得加重吗，厂长夫人托同学告诉我别讲了，再讲没法处理了。我到哪讲哪，纪委，人事科，组织科，最后负责处分我们的人说，到现在你也没说一句法轮功不好呀。我说，本来就好，你让我怎么说不好，不好我能脑袋都不要了，去北京讨公道呢。他们全乐了。

我们整个环境比较好。当然我们厂的其他同修在各方面都做的比较好，人们都比较认同我们。我们一直可以在单位看大法书。同修可以在我单位吃饭时切磋，同事把我的办公室叫法轮功屋，基层领导换届上来两个年轻的，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今天就拿你开刀，我在职期间决不允许你在单位看大法书。我一边发正念，一边讲真相。他听明白了说：姐，那你们用报纸在上面盖着点。书记是全厂有名的铁嘴还特积极，经常找我谈话，每次谈话都是我讲真相的好机会。

有一次我们送小挂历，讲真相，常人都爱要，我们生出欢喜心，被邪恶钻空子，我被告到厂里，同修被告到派出所。同修害怕了，把东西都送我办公室，我当时也很紧张，心想这时候送我这，我怎么办，后想同修年轻，家里压力大，我替她分担。我到她办公室说，你就说是我给你的，别怕，背“生无所求 死不惜留 荡尽妄念 佛不难修”（《洪吟》〈无存〉）。她正念也出来了，到我办公室，我俩一起发正念，外面同修也帮发正念，这

炼，如何反迫害升华到救度众生上来了。师父在讲法中强调：

“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地，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放下人心 救度世人》）。我真正从个人修炼走向正法修炼，把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了。

在家里，我发自内心的和家人讲真相、救度他们，没有怨与委屈，不再把干扰我的人视为迫害我的魔，我把他们都当作众生来救度，亲人、朋友都明白了真相、退出了邪党的一切组织。在邪恶的黑窝，我没有被迫害的概念，来了我就要救度这里的众生证实法，没有被“转化”的思想，慈悲的对待那里的所有生命，甚至对邪恶的犹大，发出最强大的正念清除她们背后的一切邪恶，结果那里的所长、最邪恶的管教都对我非常尊敬，甚至害怕我知道他们在背地里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

我看到几个长期在那里虽然绝食、不配合迫害的很坚定的学员只是在处于不被迫害、不被转化，而对周围的人的能否得救很麻木，甚至对身边的同修遭受魔难也很麻木，认为那都是她自己的事。结果有的绝食三年了，还没有走出旧势力的安排。从她们身上我找到了我被迫害的根本原因。

我们当地同修遭受的迫害比较严重，同修们各自为政，互相间没有形成整体，同修们满足现状，只关心自己的小圈子，有的只顾自己的提高，遇事向外看，依赖协调人、依赖资料点。看到这些我发自内心的向内找：从当地存在的问题我找到了自身存在同样的问题，我找到了由于法理不清，从根本上还不能认清今天师尊正法的内涵，不能明白助师正法的意义，加之邪恶的迫害的阴影，我不能认清自己的使命与责任。在人心、怕心的驱使下自己给自己安排修炼的路，时而安逸，时而放松，有选择的做证实法的事；选择自认为比较安全的方式做三件事，我甚至不能体悟到和师父签约下世的份量与庄重，用人情去掂量，揣度师尊到时

无私无我 才能不负使命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修炼大法已有十几年了，可在根子上一直没有摆正个人修炼和正法的关系。以前总是把自己摆在首位，我要修炼、我要提高，我要如何为大法付出，我要……，所以当迫害发生后，当媒体铺天盖地的阻挠大法修炼者时，我想不通，修炼做好人没有错，为什么迫害、干扰？气愤、委屈、不平，甚至不顾一切的和这一切抗争。当丈夫、亲人阻止我时，我认为他们干扰了我的修炼，我把我的修炼看的很重，谁也不能干扰。

那时的讲真相、到北京证实法就是为了树立威德，或为了个人的解脱、圆满，根本目地是旧宇宙为私为我的特性在我身上的体现，因此招致比较严重的迫害，失去了工作。那时把自我提高、反迫害放在了第一位，而把救度众生、证实法放在第二位。

在家里、在黑窝，我时时处处在修自己对法的坚定，结果在家弟弟象凶神般打我，我想你不能干扰我修炼，我心里非常怨恨他们；在劳教所，我用人心对待迫害，用人心去抵御非人的折磨，对那里的管教没有慈悲、在心里恨他们，希望他们快点遭报，导致最邪恶的大队长狠毒的电我，用死人床折磨我。那时的法理不清，基点没摆正，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看待这场迫害。结果还是摔了大跟头，做了对不起师尊、对不起大法的恶事。在北京的看守所，我每天不配合监号里的一切，不和牢头狱霸说话，我很看不起他们配合管教迫害大法弟子的行为，那个牢头也看不上我，总是叫着我的代号让我干这干那。我把被一蒙什么也不听，我认为这是不配合邪恶。

通过和同修交流我改变了对牢头狱霸的心态，当我发自内心和她们交流，慈悲讲清真相时，她说：你不要仇视我们，我们也知道大法好，我也在偷着看书。

通过学法切磋，看明慧网上的体会文章，我的心性从个人修

事不了了之过去了。

正好是年底，要发年终奖，钱比较多。书记到我办公室说，这回奖金不能给你们了吧？我说，为什么？她一听就炸了，高声说你们惹这么大的事，没带你们走，还想要奖金哪。我说，那是两回事，我们也没做坏事，我们都是为大家好，灾难来时知道大法好，能保命，你们现在不理解，将来会理解。年终奖是我们与全院职工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如果工作做的不好，扣我们的，我们不说什么，但因为法轮功这事扣我们就是对我们的迫害，我肯定写信告你们。他们一直拖到大年三十才发钱。同事都对我们有意见，以为我们给砸了，都用那种眼光看我们，都不爱理我们。最后发钱时，我们一分不少，给邪恶很大的打击。我们堂堂正正，谁也不敢小瞧我们，有时间有机会，我们大法弟子就在一起切磋，形成一个正的场。我真的感到当大法弟子很自豪。

第一次政法委找我时，因正念上来，一点不怕他们，上前与他们握手，说到家吧。他们说：你刚搬家，别人知道你炼法轮功不好。我告诉他们，我从来没觉的炼法轮功有什么不好。我都主动告诉新邻居，我是炼法轮功的。我们修“真善忍”没有什么不好。我利用一切机会告诉大家，我是炼法轮功的。

有一次，同学儿子结婚，和她领导一个桌，让我喝酒，我说现在不喝了，以前还很能喝。那个厂长问为什么，我说我是炼法轮功的，我们不喝酒。他竖起大拇指说：这个时候能主动说自己是炼法轮功的，真了不起！

不论在生活工作和各种交往中，用各种方法讲三退基本都能退。在车上，在早市只要听到不了解法轮功的，我都告诉他们什么是法轮功，我都告诉他们，我是炼法轮功的，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有福报。

说这些，不是我自己如何，我只做了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回顾自己的修炼历程，我很欣慰，但也有遗憾的地

方，以上出现的魔难，都是我在修炼状态不佳，比如搬家期间，法学的少，不是以法为重，或者这一段时间，显示心，欢喜心等各种不好的情况下发生的。以前写交流都是带很强的欢喜心，显示心，证实自己的心，可是这次写这个正法历程心情很沉重。我知道每一次脱离魔难，真的感到师父为我，为所有的众生操尽了心。只有精進实修，去掉各种执着和各种不好的心，用纯净的心态，助师正法。

我建立了家庭资料点，刻光盘，做资料，做《九评》。需要多少做多少，与同修互相配合。我主动找同修安装了天线接收新唐人台，并带动其他同修安装，给家人看。我鼓励身边的同修上网，花真相币，打真相电话，同修感到状态越来越好，都比较精進，互相促进，共同提高，有需要帮助的同修，我都主动热心去做，各种大法的事，不分你我，同修都很努力，不管遇到什么困难，谁都放不下这个大法，都在不同层次中精進实修。

现在我每天最多睡四个小时觉，几乎没有太困的感觉，没有身体难受的感觉，每天很充实。因为修炼，我会善待身边的每个人；因为修炼，我闯过了失去亲人的痛苦；因为修炼，我能放下九年看不到女儿的痛苦，心情平静的做各项大法的事；因为修炼，我战胜孤独，寂寞。常人认为我很苦，我就利用这事，讲邪党的邪恶。人们都很气愤，说邪党太不象话了，太坏了。四年过去了，邻居又说，你一点没老，总乐呵呵的，最近很多人说：一点没见老，还年轻了，白头发也少了。有个朋友说你们法轮功真好，从你身上能看出来。

请师父放心，我一定放下自我，在有限的时间内，与身边的同修共同精進，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严格要求自己，多救人。

为家长师生讲真相

——法理指导我扭转局面

啊，这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为什么魔性那么大，不配合还搅局。这样折腾了一宿。

早上起来，心里就是不平衡啊。见了祥时我说了自己的不平，祥很平静的看着我说：“一个神会象你这样想问题吗？”说完就走了。

我心里很沉，拿起《转法轮》随手翻开，看见：“所以只要他的心性提高上来，能够在矛盾中提高自己，那他就长功，就这么痛快。”最后这句“就这么痛快”落在心里很重、很重，很舒服。那一刻，我的心变得无限的宽广，师父的大法太伟大了！涤荡着我心灵的污垢与愚见，伟大的师父！伟大的法！

一会，祥满脸的不平回来了，进门就说：“听你刚才说的，我也觉的同修太气人了”我都要笑了，怎么刚才还告诉我“一个神会象你这样想问题吗？”这会儿自己的心被刺激的？我给祥讲了我翻开《转法轮》时看到师父法中讲的，又重复着念了几遍。祥笑了。

几天后，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我和祥搬到了一个很大的新房子，大大的玻璃窗上开满一朵朵晶莹的梅花，很美、很美。

感谢师尊给了我们大法！给了我们救度众生的使命！谢谢师尊！

我和祥配合的比较多，我们修炼中的不足也有很多很多，在这个神圣的法会上，面对师尊和同修们，我们也想借此机会下个决心：在以后的修炼中，修去不足，把自己修的更清纯。

师尊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告诉我们：“我就想：大法弟子摆在你们面前的路只有实修，别无它路。”弟子谨记师尊教诲，一定真修、实修，做一名名符其实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徒。

给师尊合十！

给各位同修合十！

里有压力了，安全上这么没有保障，怎么配合啊？

祥和交流了几次，我们觉的要真是不注意自己的安全，也不注意其他同修安全的，交流后还是做不到，就没有必要勉强配合了。但这位同修救人的心很纯，只是长期这样做下去，有些事已形成习惯了，自己都意识不到。我们要放下保护自我的心，多与同修交流，修炼上共同提高，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助师正法。

通过多次交流后，同修“病业”的原因找到了，也意识到安全上许多地方应该注意。后来，祥跟我说：同修的“病业”是有某一方面心性修炼长期过不好关，这也正是我的问题，是师父让我看到我自己的不足，谢谢师父！

在证实法中，有时也有意想不到的魔难，但只要我们心中想着师父要的，把助师正法放在首位，魔难就成了师尊给我们提高的台阶了。师父说：“特别是在迫害以后这些年，你们所做的这些证实法的事中，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我告诉过你们，那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无论你认为再大的魔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魔难中能消去业力，魔难中能去掉人心，魔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

（《二零零八年纽约法会讲法》）

一次，做一项难度较大的项目，一位外地来京的同修与我们临时配合，过程中同修的表现很不尽人意，最后发展到“搅局”的状态，交流了也听不进去。没办法，为了把项目完成，我们只好顶着压力坚持。邪恶的干扰也不断衍生，魔难重重。但我们心中想着师父要的，想着自己救度众生的使命，助师正法不能是空话，关键时刻要能走过来，有师在，有法在，一定能走过来。

最后完成的还好，但那位同修却还在说我们的不是，话传到我这，白天听了也没太在意，到了晚上，怎么也睡不着了，那句刺耳的话，一次次把我从本来无法入睡中刺激的一惊、一惊的。

文 / 东北大法弟子 常存

法理指导我扭转局面。通过修炼大法，我现在认识到，一切困惑、关难，只要我们在法中，就能得到解决。

一、向家长讲真相

我在教育机构工作。二零一零年五月，我班的孩子出现一例传染病，一时间又传染了好多孩子。为了防止疾病的扩散，全班孩子隔离在家。当时如果再扩散到其他班，就要封校了。事情的出现对单位的名誉造成影响，经济方面都受到了损失，家长也有怨恨情绪，而这方方面面的压力都转向我。领导的压力很大，把对这事件的压抑情绪都发泄到我身上，好象是我撒的传染病种子，对我就象仇敌一样。

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不知如何是好。全校那么多班级都没事，却偏偏发生在我这个大法弟子的班上，我不知怎样才能扭转局面。

在学法小组中，同修们帮我认识到，大法弟子应该保护好自己空间场范围内的众生，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事情，一方面我应该查找工作方面的漏洞，提高上来，一方面大家认为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家访的形式向家长讲真相。

在家访中，我用自己的钱给孩子买水果，从自我的角度跳出来，向家长转达的是单位和领导的问候和关心，劝导家长平和的面对现实。

讲真相是最神圣的事，可是我开始讲时心存顾虑，怕家长不接受，后来把讲真相当成任务讲，讲的生硬。回来后通过学法，调整了心态抱着慈悲心再去家访，讲的时候，感到讲出来的话很流畅，很自然，很诚恳，家长也很用心的听，解答了家长的一些疑惑，讲的效果越来越好。并给一些家长做了三退。后来我不带这个班了，而过年给我发祝福短信的，都是这些听过真相的家长。

通过家访，稳定了家长情绪，要找上级部门说理的家长也打消了想法，说：“我们就是对学校有意见，你对孩子的关心我们很感动。你在中间很有压力，我们不能找了，我们不忍心再给老师添麻烦了。”疾病没有扩散，患病的孩子都不重。学校很快恢复了正常工作。

二、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也是证实法

我在单位曾经是业务骨干、省市级优秀教师。一九九六年我修炼法轮大法，并在单位弘法，同事们都知道我学大法。一九九九年七月大法遭受迫害，单位领导受邪党的宣传影响，不但不再重视我，对我还有些歧视，我也就从此不再注重业务上的提高，和大多数同事一样做个普通老师。

可是这并没让我感到轻松，领导总是挑剔我，对我不满意，和领导的关系一直很紧张，精神上一直很压抑，认为这是自己的业力大造成的，就一味的承受，但始终没有改善。其实我是抱着懒惰消极的思想在修炼，和常人一样不思进取，混世度日。

后来通过学法，知道了大法弟子在哪里都要做好，工作环境也不例外，就重视了这方面的修炼。

二零零一年十月，我单位教师开展观摩课考核活动，我上课那天正赶上市里教研主管来看市里教研员搞的教研课，就让我承担了这个教学活动。这个课程有现成的教案，但我感到此教案存在很多问题，想从新设计教案，但是教学主任不同意，让我尊重原教案，因为她对这个课题也有看法，所以想把不便说出的问题暴露出来，这样我就依原教案上了。

结果可想而知，在课堂上，我的领导也发现了教案的问题，和教研员争论起来。课后讨论的时候，我说出了对原教案的看法，平时我就对这个教研员趾高气扬的样子很反感，所以话语中就不纯净，结果教研员很恼火，说我对课题有逆反心理，等等，领导也站到她的立场上鸡蛋里挑骨头似的说了我许多的不是，最

在与同修们配合的久了，北京老学员身上的素质也越让我们看到自身的差距。许多老学员，他们得法早，修心扎实，对师尊坚信。他们做证实法的事都走的很稳。我们接触的老学员，有些是九九年七·二零后就走在了证实大法的行列中，在证实法的路上，发挥着坚实的作用。在邪恶的中心，在巨大的邪恶抑制下，他们突破自我，学习外地同修的长处，不封闭，真的了不起，与这些同修比学比修，我们真是受益匪浅。

三、心中想着师父要的，助师正法

随着师尊正法进程的推进，邪恶中心的北京，环境也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快速的变化着，身在其中感受最深。

这一世转生到北京的常人，他们也是很不容易的，不说社会中各高层、高知识的人，就是在街上遇到的打工仔，都是比较能闯荡，有独立见解，才要到这个城市来的。怎么样能突破邪恶的抑制、封闭，帮助他们在各种利益、权势的诱惑中选择了解真相，得救度，北京本地的同修们在做着，世界各地及国内许多城市的同修都在做。前几年，一些高级的住宅，进去发资料比较不容易，但是，许多住宅内的常人都说他们接到法轮功的真相电话了，这一、两年，真相短信更是大量的发进来。

身在北京的我们，在配合同修的过程中，也在检验我们对师尊正法的认识、理解，及怎样放下自我，站在师父正法的角度，助师正法、圆容师尊要的。

我和祥配合的同修中，三件事大家做的角度有所不同，有位同修在郊区推广遍地开花上一直坚持，做的很好，也为暂时不能开花的地区提供资料。祥就配合这位同修，购买设备，小到一个mp3，大到机器、电脑。

这位同修接触的同修很多，慢慢安全上注意的不够，有一段时间，不断有这位同修认识的同修遭绑架，这位同修自己也出现了“病业”的干扰。祥提醒同修，但同修好象没有在意。祥的心

对和错，是常人中在论短长，修炼者是要按照法的不同境界的标准不断升华的。遇到任何事都想着找自己，才是真找自己。这样一想，心里亮堂了，祥找到了根：哦，我没有为别人着想，老同修家里有不方便的地方，我没有事先打招呼，肯定给同修带去压力了，把自己要做的事看重了，有为私的心。

有一阶段，我在做一个项目，出于安全考虑，没有对同修说。那期间，家里外面的麻烦事不断，需要帮同修的事也多起来，我忙于做事，学法和发正念都跟不上了。祥提醒我几次，我心里头有怨气，心想还说这些干什么呀，你能帮我的多帮点比啥都强。就在这个糟糕的状态中，一位对上网总有顾虑的同修，三番五次的要求我重装系统。一开始是一个笔记本电脑，之后就是三个本，再后来这三个本两个月每个月都轮流出现一次，装完后同修还疑惑重重的，加上其它的事情，我真是焦头烂额的，知道要多学法了，心也静不下来。之后，我做的项目被取消了。

心里那个悲痛，可想而知了。我知道是自己没有修好，不能达到师父正法的要求。但心里对那位不断拿笔记本电脑来“干扰”我的同修一直有想法，就这位同修事多，总是疑心重，还不直说，每次都找个理由，要求重装电脑。好啦，这下把我给“干扰”成了，自己还不知道，真气人。

带着这样的情绪，我与这位同修之间可有戏看了，每次在电脑的事上，我表面都装的很有耐心，同修也是很客气，但回去后，同修总是这不放心，那不放心，来信询问时都能感到同修的顾虑。我静下心向内找：我没有去体谅同修，还把自己没做好的责任推到同修身上，让同修承受这种不好物质的压力。自己没有修好，失去了一个证实法的机会，是自己没有重视学法，才有被干扰的漏洞，教训是深刻的，还不摔跟头悟道？！悟到了，这之后，再有电脑的事，解决后这位同修都很真诚的谢谢我，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

后总结说，我的课上的一塌糊涂。教学主任对我感到歉意，担心影响我的考核成绩。一再建议让我重上。

表面上我能坦然面对，心里却很难过，我难过的是我到底哪里有问题？我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想着师父说过大法弟子救人，还要顺着人的执着讲，不能激发人的负面因素。

我首先是一名大法弟子，我的责任是救度，那么在此前提下所做的任何事情就要为这件事情做铺垫，我应该慈悲的对待我周围的人，不应该和他们有间隔，而我在谈教案看法时，就没有想到对方的感受，一味的发表自己的意见，思想中还存在对教研员很敌对的东西。

我不仅是一名教师，也是大法弟子，我所拿出来的，应该是符合不同层次法理的东西，而所展现出来的，给学生的，或是给众生的就应该是深思熟虑的，有一定价值的东西。而在实际工作中我不负责任，明知有问题还为之的做法，离作为一个好教师的差距很大，更谈不上大法弟子证实法救度众生了。

还有，作为大法弟子所做的事情有法来衡量，常人的看法和分数是随着人心不断改变的，修炼人怎么能以此为执着哪。大法弟子都在抓紧时间做三件事，我怎么能为自己的分数和自尊占用时间哪？

这些事情想清楚了，一切问题都烟消云散了。在这件事情中，我认识到，大法弟子做事情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能人云亦云，而这个主见，来自于法理。

二零一一年七月，还是这个课题组搞市级评优活动，当时我单位的其他教师都各自找理由不参加，领导找到我，希望我来上，弥补空缺，我同意了。关键时刻，大法弟子是要挺身而出，而且要做的更好。这是师父给我证实大法弟子的作用，树立大法弟子威德的机会。

我认真学习教研课题的有关资料，在设计教学的过程中，我

回避了原教案存在的一些问题，采用了全新的教学方式，精心的考虑每一个环节的安排，把社会公德教育和品德教育融入其中，让学生们在学习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中，提高思想素质。

在领导给我报名的时候，那位主管一听是我很吃惊，不同意我报名上课。我单位的领导一再坚持，表示我能上好。我没有因为别人的态度，或者上课后的效果评价所动心，我一心就是尽自己所能，上好这节课，为学生负责，为教师职业负责，为大法弟子的责任负责。课堂教学很顺利，孩子们在我的引领下融入教学中，师生配合的非常默契，听课教师不时发出赞叹的声音。

教学活动结束了，那位主管说，能感觉到我在很用心的思考这节课，很有创意的设计，我的钻研精神和课堂上那饱满的精神状态值得大家学习。领导向课题组及各单位领导透露说我是学法轮功的。同行们把话传给我，我心里很自豪。这节课被评为市级一等奖。

我不但自己上好课，同事们在教学中有问题也来和我商量，单位有人上对外的观摩课，领导也找我切磋，我都尽力帮助出谋划策。

领导又推荐我参加了国家级的教学活动评比。还让我负责一个课题项目，这是国家级的，我市是试点单位。市里主管想要在全国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所以在教学中我注意搜集教学资料和经验，力争把纯正的教育思想和方法积累下来，作为资料提供给课题组。

大法弟子只要路走的对，处处是我们展现的舞台。除了教研之外，同事们有困难都愿意找我，我都尽力帮忙。遇到烦恼的事情，我就用法理开导他们，提供同修的心得体会给他们看。同事说：你有信仰，心眼好，能和你在一起搭伴子工作真幸福。

通过学法和修炼，仅一年多的时间我就从困扰我十多年的阴霾中超脱出来，从唯唯诺诺，看领导脸色行事的人，到堂堂正正

师父讲法班的老学员人数也多。九九年以前，北京的各辅导站及打破区片划分的大的学法组，都促使北京同修互相之间熟悉、认识。所以，在证实法的这个特殊阶段，在邪恶的环境下，北京同修间的联系也自有我们自己的方式和渠道，在同修的内部，没有大面积的连成有形的整体，但要做什么，需要找到谁，都有相互的联系。单线联系，由点及点，延伸到面，这也是师父慈悲为弟子们早就安排好的吧。

二、配合同修实修自己

配合同修的过程，也是师父对我们修炼实修的考验。与同修配合的时间久了，自己这里积攒的事就多了，有时摆不正轻重缓急的关系，或学法没跟上，修炼状态不好，邪恶干扰也会钻空子。

有位老年同修，修炼很精進，平时有什么需要的事，让祥到家里给解决，祥几乎每次都办到。有一次，祥有急事，事前没有联系就直接去了老同修的家，老同修见到祥很冷淡。祥回来后心情低落，觉的很受挫。我们就开始向内找，想起师父说：“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精進要旨》〈修者自在其中〉）知道是过关，是自己有在同修中希望受大家欢迎的心。

但是，有些天了，祥总是说以后再有事也不去老同修家了，这个情绪说明还是有没找到的人心。有一天，又说起这个事，交流中引起一个思路：我们在自己没有错，是老同修心性有问题，但我们要“忍”，这么一个前提下向内找的。这就有些可怕了，再找找，这个想法其实在我们的修炼过程中没少出现，总是自己没有错，对方不对，但我们要修心，要忍，那么这个想法符合法吗？我俩意识到这个不好的观念在障碍我们真正的同化法。师父告诉我们遇到什么事都找自己，看自己，我们被这个“没有错”挡着，能真正向内找吗？是实修吗？

修，互相鼓励，在邪恶的环境下，有师在有法在，一点都没有压抑和无助的感觉，渐渐的证实法的事做的越来越堂堂正正，许多同修的家庭环境也都越来越好。

真正能走正，学法是最关键的，学法、背法，这是我们与同修经常交流，互相提醒的。同修中有学法、修心扎实的；有心境宽容、能为他人着想的；有放下自我，为救众生肩负大量事务的，这些都使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差距。

配合同修，早期时候我们认识到，技术的问题也是一个障碍大家做好三件事的关键，没有好的技术后盾，同修的顾虑心也重，现在看起来很简单的上网、打印、刻录，在当时很多同修都是伸手要资料，自己不能解决。我和祥就分工，我学技术，给同修装系统，教技术，祥负责帮同修购买设备。

师父讲了三界内相生相克的法理，在北京邪恶的环境下，相生相克，也有其有利的一面，这个城市电脑、打印设备普及的早，卖耗材的电子城到处都有，上网的人群数量巨大。我们就以此鼓励同修：独立上网，做资料，遍地开花。我们谈我们的认识：地方上的同修，特别是前些年，地方的资料点，买耗材基本就是省会城市才有，同修冒着很大的风险，坚持着走过来，有的地方同修在电子城，都知道哪个是蹲坑的特务，就是凭着正念，一次次的去进耗材。我们这个城市，在这方面很容易，我们要珍惜师父给我们安排的，利用好这个条件，做到独立开花。节省了时间，也走出自己证实法的路。

祥在给同修购买设备时，总是很尽心，包括有了天地行网站后，每次购买设备前，都要到天地行上看看推荐的品牌、价位。祥又会不失时机的鼓励同修自己去买耗材，突破怕心，所以，我们认识的同修，都能自己独立完成资料的制作，还有给郊县的同修提供资料的。这样，整体的力量在无形中被法融贯而成。

北京是师父当年在国内传法时办班最多的城市，亲自参加过

的坦荡面对一切的修炼者。领导和同事们都很尊敬我，尤其是那些在我的劝说下退出党团队的同事们，对我更象亲姐妹一样好。

我现在知道了，能当上大法弟子是宇宙中不同层次的神都羡慕的一件事，但要是做不好，众神都不会原谅，因为我们的提高到他们是否能得救度。就象师父说的：“那么它就让你摔跟头、吃苦、去你的执着，然后把你的威德建立起来，你修炼到了哪个层次了，你才能救了它，都这么干。”（《大法弟子必须学法》）

所以只有做事情符合了不同层次的法理，才能被各层次的众生尊重。大法弟子只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才会有更广阔的空间，成就我们未来的主位。

三、解体邪党活动

今年七月，邪党要大搞九十周年活动，上级部门组织全系统大搞活动，这里面包括好多个教育单位，以及机关各方面的工作人员。我知道这个消息后心里很犯愁，怎么办，这么多人让邪党逼着为它搞虚假宣传。

我在学法小组说了此事，同修们帮助我坚定信心，大家共同商量集体配合解体这一活动。我搜集各个教育单位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电话及邮政地址，大家分头打电话、发短信、彩信、邮寄信件等，向这些单位的领导和职工讲真相，让人们知道邪党的险恶用心。

这件事体现在我单位，就是要求每个教师都参加书画展，那一段我时时发正念，解体恶党的行为，并正告邪党，我是大法弟子，我不会为邪党的邪恶涂脂抹粉，如果你要我的作品，我就画九剑斩赤龙。

单位收作品、填名单，以及布展，到观展，都没人问我、找我，没人提到我。

接着单位搞各种技能考核，也和邪党的所谓争先创优相挂

靠。领导和我们商量，只让我参加一项声乐演唱，我同意了。我要让大法的歌声贯通单位的整个空间。在我之前演唱完的同事都走了，我是最后一个演唱的，当我演唱时，下一个项目考核的同事都回来了，还来了好多观看热闹的，给我助威的同事，一时间大厅里好不热闹。

我唱着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思故国》。歌中唱到：“危难之中神慈悲，大法震撼善念归，真善忍能使人心美，源远流古风又璨璀。”同事们站在评委后面，自发的手拉手，举过头顶，伴着我的歌声在头上挥动着，领导和评委被同事们这种自发的场面所震惊，之后报以热烈的掌声。我在四楼大厅唱歌，二楼上课的老师说：听到了你的歌声，好听，听你唱完，我才开始上课。

最后上级部门要组织大型活动，要求各系统排练节目，筹备人员时，我拒绝参加。

在大法弟子的共同配合下，削弱了邪党的气势，解体了这一大型庆祝活动，结果这个活动没有搞成。

四、心想事成

在业余时间，我常利用手机发短信、打语音电话，冬天很冷，很冻手。我看着接送学生的班车动了一念：要是在班车上工作、打电话就方便了。

没几天，领导找我，班车老师病了，让我替补。我的心情可想而知。

我坐在班车里，每天两小时的时间，满城市跑。我把每个语音电话按接收的内容、时间长短都做了记载。没有打通的，第二天再打。能听完的，第二次就换个新内容。没听完就挂机的，就发短信告诉他我的意图，之后再打语音电话，争取不落下每一个众生。

有一段时间，下班后我都要在单位学会儿法，回家时单位的走廊、楼梯很黑，我就摸索着走。忽然一天，领导一改往日强调

节约用电的想法，告诉职工下班时把走廊和楼梯的灯都打开，晚上由更夫关上。当我走在明亮的走廊和楼梯上，当我离开单位，回头看到灯火通明的大楼时，心中有对师父无限的感激。

在修炼中每一步都凝聚师父的精心安排，还有同修们的帮助和鼓励。

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心中想着师父要的

——配合同修实修自己 默默补充圆容整体
文 / 北京大法弟子

伟大的师尊您好！

各位同修大家好！

我们是北京大法弟子，互相是亲属同修，我们想跟师尊和大法同修们汇报、交流一下，在北京这个特殊的邪恶环境下，在证实法救度世人的路上，怎样把助师正法放在心中，默默配合、补充同修，圆容整体的体会。

一、为证实法救人的需要，走出突破北京封闭状态的路

我与祥（化名）因为是亲属关系，平时在一起学法、交流都很随时方便，在多年的证实法中，我们根据北京当地的实际情况，走大道无形的路，由点及点，延伸到面的形成整体。

当初，我们从个人证实法的状态中突破出来，与能接触到的同修配合。在北京这个邪恶的中心，理智的做好三件事，不给大法和同修造成损失，这是我和祥考虑后的决定：去掉攀比心，多学各地方同修修炼、救人的精進状态，但不照搬，只要证实法救人需要，我们就默默补充、圆容同修，单线联系，由点及点，延伸到面，形成大道无形的整体，突破北京封闭的状态。

我们认真的对待每一位能接触到的同修，珍惜同修间的缘份，能在正法期间相互配合，这是多么荣幸的啊，大家比学比